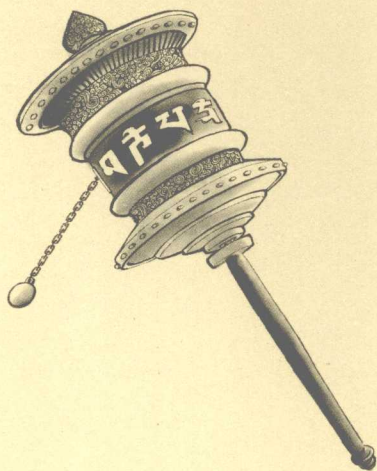


仓央嘉措诗传

马辉 苗欣宇◎著



那一天 闭目在经殿香雾中 蓦然听见 你颂经中的真言
那一月 我摇动所有的转经筒 不为超度 只为触摸你的指尖
那一年 磕长头匍匐在山路 不为觐见 只为贴着你的温暖
那一世 转山转水转佛塔啊 不为修来生 只为途中与你相见

——《信徒》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仓央嘉措诗传/苗欣宇,马辉编.—南京:江苏文艺出版社,2009.7
ISBN 978-7-5399-3288-0

I.仓… II.①苗…②马… III.①仓央嘉措—1683~1706—评传
②藏族—情歌—作品集—中国—清代 IV.I276.291.4 B949.9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108146号

仓央嘉措诗传

著 者:苗欣宇 马 辉

责任编辑:刘 霁

文字编辑:伍 志

装帧设计:利 锐

出版发行: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江苏文艺出版社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集团网址: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排版印刷:北京天竺颖华印刷厂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开 本:787×1092 1/16

字 数:150千字

印 张:15

版 次:2009年8月第1版,2009年8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-7-5399-3288-0

定 价:28.00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仓央嘉措 诗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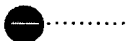
马辉 苗欣宇◎著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从一首歌词说开并代序



1

那一夜，我听了一宿梵唱，不为参悟，只为寻你的一丝气息。

那一月，我转过所有经轮，不为超度，只为触摸你的指纹。

那一年，我磕长头拥抱尘埃，不为朝佛，只为贴着你的温暖。

那一世，我翻遍十万大山，不为修来世，只为路中能与你相遇。

那一瞬，我飞升成仙，不为长生，只为保佑你平安喜乐。

2

那一天，闭目在经殿香雾中，蓦然听见你颂经中的真言。

那一月，我摇动所有的转经筒，不为超度，只为触摸你的指尖。

那一年，磕长头匍匐在山路，不为觐见，只为贴着你的温暖。

那一世，转山转水转佛塔啊，不为修来生，只为途中与你相见。

3

那一刻，我升起风马，不为祈福，只为守候你的到来。

那一日，我垒起玛尼堆，不为修德，只为投下心湖的石子。

那一月，我摇动所有的经筒，不为超度，只为触摸你的指尖。

那一年，我磕长头在山路，不为覲见，只为贴着你的温暖。

那一世，转山不为轮回，只为途中与你相见。

以上三段文字，是目前流传比较广的所谓“六世达赖喇嘛情歌”，或者叫“仓央嘉措情诗”。

仓央嘉措，这是个在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中很难出现的一个名字，这是个明显带有少数民族特征的名字。是的，他是藏族人，他的身份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第六世达赖喇嘛；他的另一个身份是所谓的“诗人”。

无法不感谢以上三段文字的作者，没有这几段精致优美的文字，我们很少有人会记住仓央嘉措这个名字。很有趣的一个现象业已存在，如果有人询问其他历世达赖喇嘛的名字，绝大多数人是无法说出的；而只有第六世，仓央嘉措，广为人知。就如同我们熟悉清朝历代皇帝的年号，却只不过仅仅能叫出玄烨、胤禛等少数几个名字来一样，若问咸丰、同治的名字，大半还是知者甚少。

所以，对以上三段文字的谢意，我们至少可以基于这一点——是它们的流传，让我们知道了仓央嘉措的存在，并与六世达赖喇嘛对号入座，并由此，让我们对藏传佛教产生了兴趣：它的神秘，它的美丽，它的若隐若现的奇迹及由着这奇迹生发的想往。

然而，也仅限如此。因为，这三段文字跟仓央嘉措一点关系都没有——

嗯，话也不必说得这么绝对，还是有一点点关系，那就是张冠李戴——它实实在在是个现代的汉族人写的，却被大多数人以为是仓央嘉措的作品。

从三段文字的细微不同可以看出，它业已经过修饰。其原本，最早出现的载体不是诗集，更不是什么仓央嘉措情歌集，而是一张叫做《央金玛》的唱片。

所以，它是首歌词，它的名字叫《信徒》。

在这张由朱哲琴与何训田合作的唱片中，还出现了另一首歌，名字叫《六世达赖喇嘛情歌》。

第一次张冠李戴就这样自然地发生了，“信徒”这个名字渐渐不被人知晓，而将其歌词冠以“六世达赖喇嘛情歌”的题目。之后，题目成了作品属性，就如同《道德经》与《老子》并存一样。

而那首原名是《六世达赖喇嘛情歌》的歌词，却确实有仓央嘉措的身影，这首歌词将其多首意味相近的诗歌整合在一起，并经过了删改和添加，形成了一首与原作基本无关的歌词。

第二次张冠李戴，则完全是在第一次文字误会上的有意行为。这次是一支在青年群体中较有影响的乐队的重新演绎，它将朱哲琴的两首歌——《信徒》与《六世达赖喇嘛情歌》融合在一起，并加入了另一首真正的诗歌，形成了一首新作，叫做《仓央嘉措情歌》。据说这种大杂烩的拼盘歌词，也曾经由某位年轻的活佛演唱过。

于是，“那一天，那一月，那一年”，成为了仓央嘉措诗歌中的一部分——虽然，仓央嘉措跟它没有任何著作权与署名权的关系。

其实，如果仔细地比照《信徒》与业已被学界认定的“仓央嘉措情歌”，任何人都可以看得出来，它们的文字风格完全不一致，《信徒》的修辞之复杂、意境之优美、文字之洗练，在“仓央嘉措情歌”中完全找不到一丁点儿影子。

真正的“仓央嘉措情歌”，最早出版于1930年，汉文版本的著作权为我国

藏学藏语研究的前辈于道泉先生。这本书版本名号为“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五”，书名《第六代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情歌》。

它开创了仓央嘉措诗歌汉译的先河，此后，有 1932 年刘家驹本、1939 年曾缄本和刘希武本等。而且这几个版本间，也有互相影响的痕迹，再其后的版本，几乎都是以上版本的“润色本”。

而在这些版本中，从来就没出现过“那一天，那一月，那一年”。

但它的流传确实太广，让人以讹传讹，直至今天，可以预见的是，它还会误传下去。



一个更值得探讨的问题是，仓央嘉措算不算一位诗人？

做这个判断，首先我们需要知道他写过什么诗，写过多少首诗，而这些诗的质量如何。

目前学界认为他是写过诗的，但写了多少首，没法认定。

对仓央嘉措诗歌数量做了详细统计的，是我国藏族文学研究的开拓者佟锦华先生，他在《藏族文学研究》一书中曾提到：

“解放前即已流传的拉萨藏式长条木刻本 57 首；于道泉教授 1930 年的藏、汉、英对照本 62 节 66 首；解放后，西藏自治区文化局本 66 首；青海民族出版社 1980 年本 74 首；北京民族出版社 1981 年本 124 首；还有一本 440 多首的

藏文手抄本，另有人说有 1000 多首，但没见过本子。”

而上文提到的于道泉译本、刘家驹译本、曾缄译本和刘希武译本，在诗歌数目上根本无法统一，谁也说不清楚截至 20 世纪 30 年代，民间流传了多少首仓央嘉措诗歌。

而且，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一一所谓的数目，是汉译过程中人为划分的！

事实上，早期译者，比如于道泉，看到的似乎是一种可以连起来读的、有 237 句的“长诗”；他是根据对“长诗”在内容、意趣、风格上的评价，主观地将“长诗”腰斩，分成了若干“节”。

任何人都可以看出这样的问题，于道泉分节的办法是不是合适，谁也不知道——我们可以更简洁地说——在目前的情况下，不知道就意味着不合适。

那么，仓央嘉措的诗有多少首，就不可能有任何人下结论，除非，找到于道泉汉译本的原本，或者，找到其他译者并与于道泉译本不同的原本，进行文本比较。

事实上，学者们针对暂时认定的“仓央嘉措情歌”，从内容、主旨、表达方法等方面，一直在进行着考证和剖析，目前基本的结论是：一、不排除其中混杂有民歌；二、不排除其中有为故意陷害仓央嘉措而伪造的“证据”；三、即使姑且认定为是仓央嘉措“原笔”的诗歌，由于传播过程的遗失、篡改、删加，其“原意”是否果真如我们所理解，也未可定论；四、即使我们统统将这些诗认为是“原笔”，其中的笔意矛盾，依然令学界疑窦重重。

这些疑点，简单地说，就是作品差异太大，不应该是同一人所写。曲高和寡的事情总会发生，如果直接引用学者“和尚骂秃驴”的结论，大多数读者恐怕难以接受——但是，学术的事情，不可以混水摸鱼，也绝不允许妥协——

你可以渲染，你可以夸张，你也可以迎合世俗，但是，事实不容忽视。忽视，就是对事实的歪曲。

而这个事实就是，我们需要客观地评价仓央嘉措是一个怎么样的诗人。做出这种评价的基础，不仅仅在诗歌数目上，而且，关乎诗歌的质量。

很简单的逻辑推断是：一位爱好写诗、写了很多诗的人，我们可以说他是诗歌爱好者，但不能武断地判断他是诗人，这还要评价他的诗歌成就。

引领仓央嘉措走上诗歌创作之路的，是一本叫做《诗境》的著作。在仓央嘉措的有关文献中，记载了他从小学习这本书的经历。

《诗境》最早是一部古印度的梵语作品，作者为檀丁。13 世纪初期，藏族学者贡嘎坚赞将其译介到藏地，后来经过数代藏族学者的翻译和重新创作，最终成为藏民族自己的重要美学理论著作。这部著作大致上可以分为诗的形体、修饰和克服诗病等三个基本内容。因此，它事实上也是一本诗歌创作指南，尤其在诗歌写作方法的修辞学方面有极大的实用功能。可以说，它是藏族诗学体系的根，是奠定藏族诗歌创作技法与风格的源头。

而由于这本书的译介，使得藏族文学在诗歌领域产生了一次变革，在此前，藏族诗歌流行的是“道歌体”和“格言体”诗，受《诗境》的理论体系影响，在此后，形成了“年阿体”流派。

仓央嘉措为什么要学习写诗呢？是他的个人爱好吗？他从小就想做一个诗人吗？

不是的，这是传统，也是藏传佛教对僧人的要求。因为，它属于佛家“五明”中的“声明”，而且，在历史上，对《诗境》进行解释、注疏、评论的活佛，比仓央嘉措的学问大得不是一点半点，在他们面前，仓央嘉措如果自称诗人，是会被笑掉大牙的。

在西藏的历史上，活佛作诗，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。米拉日巴写了 500 多

首诗，号称“十万道歌”，萨迦班智达的格言体诗歌，形成了《萨迦格言》，流传之广、影响之深，远非仓央嘉措可以比肩。而宗喀巴、五世达赖喇嘛，都写过诗歌，诗作水平也远远超过仓央嘉措，可从来没有人认为他们是诗人。

那么，凭什么认定仅仅写了根本无法认定的 70 首（左右）诗歌的仓央嘉措是诗人呢？

这要评价他的诗作的质量。

比如乾隆皇帝，一生有两大爱好，一是题字，几乎走到哪儿写到哪儿；二是写诗，据说一生写了四万多首，陆游加上杨万里也比不上他一人。但是，严格来说，乾隆的书法水平和文学水平，谈不上“名家”；而王勃诗作仅传世 80 余首，但一句“海内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邻”，就足以奠定他在中国诗坛上的地位。

仓央嘉措就是王勃一类的诗人。客观地说，他的文学天分不高，他的作品不多，但是，他的贡献大。这贡献，就是他的创作实践改变了藏族诗歌的文风。

前面说过，藏族诗歌有“道歌体”“格言体”和“年阿体”，在仓央嘉措的时代，是比较盛行“年阿体”的。这种诗歌的文风，有点类似于我们汉族地区的“文人诗”，写得很优美，而且像猜谜语一样用典故、写隐喻，这种文风肯定是上层人物和知识分子才能享受的，大多数没有文化的普通劳动者根本没有办法使用。

而仓央嘉措的诗歌创作，平易近人，十分朴素，有点类似于民歌，这种文风是适于传诵，也适于更多的人创作的，它的贡献，就是将文艺从矫情的阳春白雪放归到朴素自然，将少数人享用的所谓高贵艺术归还给了自由创作的民间。

这才是仓央嘉措诗歌的意义，不管那 70 首（左右）的诗歌是不是完全由他创作，也不管这些诗是不是在传唱过程中经过民间“加工”，计较这些，只有

学术价值，但不关艺术价值——而这，也正是我们出版这本诗集，并大胆地重新汉译的心理支撑，把诗歌还给民间，让它以艺术的名义存在。

三……

但是，以艺术之名存在，其基础是在历史的基础上对仓央嘉措的客观评价，而且，由着这评价，不要再继续歪曲其诗歌的内容。内容和艺术性，永远不能混杂在一起。

确实要感谢这 70 首（左右）诗歌，正是它们，让我们对这位活佛产生了兴趣。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，绝大多数人的兴趣不在诗人，不在诗歌的艺术，而在诗歌传达的内容，或者说是他们希望理解的内容——情欲。

就好像很少有人沉下心来研究《钗头凤》的艺术性，但绝少不了有更多的人八卦陆游和唐婉的爱情一样。

这才是这些诗歌流传的真相，也才是《信徒》张冠李戴的真相——将一位地位尊崇的活佛与情欲联系起来，进而津津乐道，才是绝大多数人的真实心理，哪怕这种心理的基调是颠倒黑白。

所以，关于仓央嘉措的真实生平，是要有一个解释的必要了，他是不是一个浪子，是不是半夜溜出去私会情人，直接关系到他们如何理解诗作中貌似“情欲”的内容。

在本书中，作者苗欣宇用解密的方式，对仓央嘉措的生平进行了梳理和评价；而另一位作者马辉，用现代诗歌艺术的手法，对仓央嘉措的诗歌进行

了重译。

这些梳理与重译的基础，只能是历史，只能是还原仓央嘉措作为一位政教领袖的身份，只能是他的诗歌原本（姑且这么说）传达的内容、《诗境》以来的美学体系，以及现代诗歌发展至今形成的艺术理念。

而更显而易见的是，在我们的仓央嘉措诗集中，没有，而且永远也不可能有《信徒》。

苗欣宇

2009年7月

目录

仓央嘉措诗歌新译 / 015

A 辑 地空 / 016

B 辑 水空 / 029

C 辑 火空 / 043

D 辑 风空 / 058

附录：仓央嘉措情歌（曾城译） / 073

叹他于此总茫茫

——一篇独特的仓央嘉措传记 / 080

迷一般的活佛

——仓央嘉措生平解析 / 107

第一章 心头影事幻重重

——仓央嘉措的两种生平形象 / 110

第二章 外现僧相内是俗

——仓央嘉措情歌之谜 / 125

第三章 此生虽短意绵绵

——仓央嘉措生活放荡之谜 / 144

第四章 别后行踪费我猜

——仓央嘉措死亡之谜 / 175

第五章 即生成佛有何难

——告诉你一个真实的仓央嘉措 / 212

重译诗歌，重现仓央嘉措

1 早期译本中仓央嘉措诗歌的篇目数量 / 219

2 于道泉本 62 节的真实来历 / 220

3 神秘版本译出来 60 首 / 222

4 无法认定的仓央嘉措原笔 / 224

5 仓央嘉措诗歌翻译的主观倾向 / 226

6 仓央嘉措诗歌原笔原意再认识 / 230

7 仓央嘉措诗歌原笔原意再认识之二 / 234

8 仓央嘉措诗歌重译的价值 / 237





仓央嘉措是神秘的。

仓央嘉措的诗是神秘的。

被传颂的同时又被不断地误解。史上罕见其例。

仓央嘉措之所以被世人珍爱，不仅仅缘于他的六世达赖之尊位，更缘于他自身洋溢着活灵活现的“人性”。而这种“人性”恰恰在他的诗歌里获得了忧伤而又得体的表达。

作为一位极端渴望自由的诗人，同时却掌握着至高无上的发言权，人们对他有误解就似乎是必然的了。